

第五卷目录

工人绥惠略夫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3

工人绥惠略夫…………… 7

一个青年的梦

与支那未知的友人…………… 85

一个青年的梦…………… 89

后记…………… 213

爱罗先珂童话集

序…………… 219

狭的笼…………… 220

鱼的悲哀…………… 232

池边…………… 238

雕的心…………… 242

春夜的梦…………… 248

古怪的猫…………… 260

两个小小的死…………… 265

为人类…………… 270

世界的火灾…………… 281

爱字的疮·····	286
小鸡的悲剧·····	295
红的花·····	298
时光老人·····	314
附: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	320

桃色的云

序·····	327
读了童话剧《桃色的云》·····	328
桃色的云·····	329
记剧中人物的译名·····	428

苦闷的象征

引言·····	433
第一 创作论	
一 两种力·····	435
二 创造生活的欲求·····	435
三 强制压抑之力·····	437
四 精神分析学·····	441
五 人间苦与文艺·····	444
六 苦闷的象征·····	447
第二 鉴赏论	
一 生命的共感·····	455
二 自己发见的欢喜·····	459
三 悲剧的净化作用·····	462
四 有限中的无限·····	463
五 文艺鉴赏的四阶段·····	465
六 共鸣底创作·····	469
第三 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	

一 为预言者的诗人	470
二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474
三 短篇《项链》	475
四 白日的梦	478
五 文艺与道德	481
六 酒与女人与歌	483
第四 文学的起源	
一 祈祷与劳动	484
二 原人的梦	485
后记(山本修二作)	487
附录:项链(摩泊桑著,常惠译)	488

出了象牙之塔

题卷端

出了象牙之塔

一 自己表现	500
二 Essay	502
三 Essay 与新闻杂志	504
四 缺陷之美	506
五 诗人勃朗宁	508
六 近代的文艺	510
七 聪明人	512
八 呆子	513
九 现今的日本	515
十 俄罗斯	517
十一 村绅的日本呀	518
十二 生命力	520
十三 思想生活	521
十四 改造与国民性	523
十五 诗三篇	525
十六 尚早论	529

观照享乐的生活	
一 社会新闻	531
二 观照云者	533
三 享乐主义	536
四 人生的享乐	538
五 艺术生活	540
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	544
艺术的表现	554
游戏论	561
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	565
一 问题文艺	565
二 英吉利文学	566
三 近代文学,特是小说	568
四 描写同盟罢工的戏曲	569
为艺术的漫画	572
一 对于艺术的蒙昧	572
二 漫画式的表现	573
三 艺术史上的漫画	574
四 现代的漫画	576
五 漫画的鉴赏	578
现代文学之主潮	579
从艺术到社会改造	584
一 摩理思之在日本	584
二 迄于离了象牙之塔	585
三 社会观与艺术观	586
四 为诗人的摩理思	592
五 研究书目	597
论英语之研究(英文)	599
后记(译者)	606

思想·山水·人物

题记	613
序言	615

断想	618
一 落日	618
二 毕德	618
三 麦唐纳	619
四 迪式来黎	620
五 费厄泼赖	621
六 有幸的国度	621
七 古今千年	622
八 威尔逊之死	623
九 他的随笔	624
十 政治和幽默	625
十一 大亚美利加人历	627
十二 亚诺德	628
十三 穆来	629
十四 爽朗的南人	631
十五 他的女性观	632
十六 培约德论	633
十七 新时代的开幕	635
十八 拉孚烈德	637
十九 使英国伟大的力	638
二十 女王的盛世	640
二十一 菲宾协会生	641
二十二 惠勃	643
二十三 萧	644
二十四 威尔士	646
二十五 吃着烙鸡子	647
二十六 滔纳	648
二十七 政治是从利权到服务	649
专门以外的工作	651
徒然的笃学	657
人生的转向	659
自以为是	662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	667
读书的方法	671
论办事法	676
往访的心	678

一 旅行(上)	678
二 旅行(下)	679
三 旅行的收获	680
四 达庚敦	682
五 拿破仑的房屋	683
六 威尔逊的秘书	685
七 雨的亚德兰多	686
八 拉孚烈德	688
九 新渡户先生(上)	689
十 新渡户先生(下)	691
指导底地位的自然化	693
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	698
所谓怀疑主义者	700
闲谈	702
善政和恶政	704
说幽默	705
说自由主义	711
旧游之地	716
一 爱德华七世街(上)	716
一 爱德华七世街(下)	717
三 凯存街的老屋	719
四 蒙契且罗的山庄	720
五 司坦敦的二楼	721
六 滑铁卢的狮子	724
七 兑勒孚德的立像	725
北京的魅力	
一 暴露在五百年的风雨中	726
二 皇宫的黄瓦在青天下	728
三 驴儿摇着长耳朵	729
四 到死为止在北京	731
五 骆驼好像贵族	733
六 珠帘后流光的眸子	734
说旅行	736
纽约的美术村	738

小约翰

引言.....	745
原序.....	750
小约翰.....	755
附录:	
拂来特力克·望·葛覃.....	844
动植物译名小记.....	848

小彼得

序言.....	855
煤的故事.....	857
火柴盒子的故事.....	860
水瓶的故事.....	863
毯子的故事.....	867
铁壶的故事.....	872
破雪草的故事.....	877

工人绥惠略夫

俄国 阿尔志跋绥夫 作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阿尔志跋绥夫(M. Artsybashov)在一八七八年生于南俄的一个小都市;据系统和姓氏是鞑靼人,但在他血管里夹流着俄、法、乔其亚(Georgia)、波兰的血液。他的父亲是退职军官;他的母亲是有名的波兰革命者珂修支珂(Kosciusko)的曾孙女,他三岁时便死去了,只将肺结核留给他做遗产。他因此常常生病,一九〇五年这病终于成实,没有全愈的希望了。

阿尔志跋绥夫少年时,进了一个乡下的中学一直到五年级;自己说:全不知道在那里做些甚么事。他从小喜欢绘画,便决计进了哈理珂夫(Kharkov)绘画学校,这时候是十六岁。其时他很穷,住在污秽的屋角里而且挨饿,又缺钱去买要紧的东西:颜料和麻布。他因为生计,便给小日报画些漫画,做点短论文和滑稽小说,这是他做文章的开头。

在绘画学校一年之后,阿尔志跋绥夫便到彼得堡,最初二年,做一个地方事务官的书记。一九〇一年,做了他第一篇的小说《都玛罗夫》(Pasha Tumarov),是显示俄国中学的黑暗的;此外又做了两篇短篇小说。这时他被密罗留潘夫(Miroljubov)赏识了,请他做他的杂志的副编辑,这事于他的生涯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终于成了文人。

一九〇四年阿尔志跋绥夫又发生几篇短篇小说,如《旗手戈罗波夫》、《狂人》、《妻》、《兰兑之死》等,而最末的一篇使他有名。一九〇五年发生革命了,他也许多时候专做他的事:无治的个人主义(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us)的说教。他做成若干小说,都是驱使那革命的心理和典型做材料的;他自己以为最好的是《朝影》和《血迹》。这时候,他便得了文字之祸,受了死刑的判决,但俄国官宪,比欧洲文明国虽然黑暗,比亚洲文明国却文明多了,不久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阿尔志跋绥夫无罪了。

此后,他便将那发生问题的有名的《赛宁》(Sanin)出了版。这小

说的成就，还在做革命的故事之前，但此时才印成一本书籍。这书的中心思想，自然也是无治的个人主义或可以说个人的无治主义。赛宁的言行全表明人生的目的只在于获得个人的幸福与欢娱，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全是虚伪。他对他的朋友说：

“你说对于立宪的烦闷，比对于你自己生活的意义和趣味尤甚。我却不信。你的烦闷，并不在立宪问题，只在你自己的生活不能使你有趣罢了。这这样想。倘说不然，便是说逛。又告诉你，你的烦闷也不是因为生活的不满，只因为我的妹子理陀不爱你，这是真的。”

他的烦闷既不在于政治，便怎样呢？赛宁说：

“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愿生活于我有苦痛。所以应该满足了自然的欲求。”

赛宁这样实做了。

这所谓自然的欲求，是专指肉体的欲，于是阿尔志跋绥夫得了性欲描写的作家这一个称号，许多批评家也同声攻击起来了。

批评家的攻击，是以为他这书诱惑青年。而阿尔志跋绥夫的解辩，则以为“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希有，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

批评家以为一本《赛宁》，教俄国青年向堕落里走，其实是武断的。诗人的感觉，本来比寻常更其锐敏，所以阿尔志跋绥夫早在社会里觉到这一种倾向，做出《赛宁》来。人都知道，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思潮最为勃兴，中心是个人主义；这思潮渐渐酿成社会运动，终于现出一九〇一年的革命。约一年，这运动慢慢平静下去，俄国青年的性欲运动却显著出来了；但性欲本是生物的本能，所以便在社会运动时期，自然也参互在里面，只是失意之后社会运动熄了迹。这便格外显露罢了。阿尔志跋绥夫是诗人，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之前，已经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来。

这一种倾向，虽然可以说是人性的趋势，但总不免便是颓唐。赛宁的议论，也不过一个败绩的颓唐的强者的不圆满的辩解。阿尔志跋绥夫也知道，赛宁只是现代人的一面，于是又写出一个别一面的绥惠略夫来，而更为重要。他写给德国人毕拉特(A. Billard)的信里面说：

“这故事，是显示着我的世界观的要素和我的最重要的观念。”

阿尔志跋绥夫是主观的作家，所以赛宁和绥惠略夫的意见，便是他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在本书第一，四，五，九，十，十四章里说得很分明。

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改革者为许多不幸者们，“将一生最宝贵的去做牺牲”，“为了共同事业跑到死里去”，只剩了一个绥惠略夫了。而绥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蹶里，包围过来的便是灭亡；这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他们反帮了追蹶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别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

绥惠略夫在这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他想了，对人的声明是第一章里和亚拉藉夫的闲谈，自心的交争是第十章里和梦幻的黑铁匠的辩论。他根据着“经验”，不得不对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发生反抗，而且对于不幸者们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的宣战了。

于是便成就了绥惠略夫对于社会的复仇。

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但我们在本书里，可以看出微微的传奇派色采来，这看他寄给毕拉特的信也明白：

“真的，我的长发是很强的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我虽然没有赞同他的‘勿抗恶’的主意。他只是艺术家这一面使我佩服，而且我也不能从我的作品的外形上，避去他的影响，陀思妥夫斯奇(Dostojevski)和契诃夫(Tshekhov)也差不多是一样的事。等俄(Victor Hugo)和瞿提(Goethe)也常在我眼前。这五个姓氏便是我的先生和我的文学的导师的姓氏。

“我们这里时时有人说，我是受了尼采(Nietzsche)的影响的。这在我很诧异，极简单的理由，便是我并没有读过尼采。……于我更相近，更了解的是思谛纳尔(Max Stirner)。”

然而绥惠略夫却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来。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终身战争，就是用了炸弹和手枪，反抗而且沦灭(Untergehen)。

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亚拉藉夫说是“愤激”，他不承认。但看这书中的人物，伟大如绥惠略夫和亚拉藉夫——他虽然不能坚持无抵抗主

义,但终于为爱做了牺牲,——不消说了;便是其余的小人物,借此衬出不可救药的社会,也仍然时时露出人性来,这流露,便是于无意中愈显出俄国人民的伟大。我们试在本国一搜索,恐怕除了帐幔后的老男女和小贩商人以外,很不容易见到别的人物;俄国有了,而阿尔志跋绥夫还感慨,所以这或者仍然是一部“愤激”的书。

这一篇,是从 S. Bugow und A. Billard 同译的《革命的故事》(Revolution—sgeschichten)里译出的,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我本来还没有翻译这书的力量,幸而得了我的朋友齐宗颐君给我许多指点和修正,这才居然脱稿了,我很感谢。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日记。

工人绥惠略夫

正当那时候，有人在那里，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和他们的祭物，搀杂在一处的事，告诉耶稣。

耶稣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么？

我告诉你们：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三。

楼梯上面，当黄昏时候，从地下室一直到屋顶上，满包了黑暗不透明的烟雾；梯盘上的窗户，都消融在暗地里了。这时候，在一所住宅的前面，正有一个人拉那门铃。

粘粘的，用破烂蜡布封着的门后边，旧铃便愤然的抽咽起来，许多时没有肯静；他的微细的死下去的哼声，宛然是一匹缠在蜘蛛网上的苍蝇，还在不住的诉说他悲惨的命运。

没有人到来；这人直挺挺的立着，正像一支桩。他的模样，在昏暗中间，越显得十分黑。一匹瘦猫，隐隐的溜下阑干来的，也不送给他一些注意，他立的有这样静。他总该有些古怪：如果是好好的快活的人，怀着坦然的心的，便不至于这样的立着。

楼梯上静而且冷了，在荒凉的昏暗里，起上一种霉气味的烟来；这时从地窖子到屋顶室都真满了脏的，病的，肚饿的和烂醉的人们的杂居宅里发散的恶臭。越到上头，烟气便塞的越密，自己造成异样的黑影，忽然也便会浓厚到正像是一个人形。

远远地响着马车的轮声，闹着街道电车的铃声；从无底的坑的深处——从院子里——挤出急迫的苦恼的人声；但在上面却是死而且静。忽听得下面的房门合上了。轰的一声，楼梯口发了抖，应声便一直传到全宅。脚步声响了。人听得，似乎有人往上走，到梯盘又骤然

转了弯，便一步跨过两级的走。待到脚步声已经走上最末的梯盘，在阴暗地里，就是嵌着窗户的所在，溜过一个黑影的时候，那站在门前的人，便向着他转过去了。

“谁在那里呵，”来人不由的发一声喊，是吃惊不小的声音。

站在门前的人便 锋利直截的问道，“这里有房子出租么？你也许知道？”

“哦！房子？……我委实不知道……我想，该有的。你拉铃就是！”

“我已经拉了。”

“阿，在我们这里是应该格外的拉的。你看，这样！”

他抓住门铃，用全力的一拉。铃并不先行颤动，便立刻发一声喊，却又忽地停止了，宛然一个装着蚕豆的马口铁筒，滚下阶梯去，就被墙壁挡住了似的。于是有些声响；从微开的门缝里，在黄色灯光的光线中，现出一个老女人的花白的头来。

“玛克希摩跋(Maksimova)，这里有人问你的房子呢。”上来的人告诉说，是一个瘦而且长的大学生。他先向那空气又酸又湿，仿佛浴场的龌龊的前房一般的廊下的那边走。他也不再听老女人说什么，一径走过了堆着行李和挂着帐幔，那后面有什么正在蠢动的廊下，躲进他自己的屋子里去了。他放下物件，穿着畅开领口没有带子的红色的农家衣的时候，才又想到新来的客人，便问那老女人，恰恰捧着煮沸的撒摩跋尔^① 进来，说：

“这个，玛克希摩跋，你的房子租去了么？”

“租去了，谢上帝，舍尔该·伊凡诺微支(Sergej Ivanovitsh)，六个卢布租去了。我想，倒是一个安静的客人。”

“怎见得呢？”

那老女人用白滞的将要失明的眼睛看定他，兜起了干枯的薄嘴唇说：

“六十五年以来，舍尔该·伊凡诺微支，我活在世界上，什么人都见过了。看的眼睛都要瞎了，”伊苦恼的插嘴说，又做了一个不平的手势。

大学生不由的看着伊的眼睛，想要说些话，却仍复咽住了，待伊走后，他便去敲着隔壁的门，叫道：

^① Samovar，俄国特有的一种茶具，金属制，可以生火煮茶。

“喂，邻舍的先生，你可愿意喝一杯迂居的茶么，怎样？”

“很好，”一个锋利的声音回答说。

“那就请你这边来。”

大学生坐在桌旁，斟出两杯淡茶，拖近糖壶，向门口转过脸去。

进来了一个适中身材，瘦削的，极顶金色头发的青年。他这模样，引起人一种特别的印象，仿佛他不住的故意的总想使自己伸高，却要将头缩在肩胛里。

“尼古拉·绥惠略夫(Nikolai Shevyrjor)。”他用了刚健的分明说。

“亚拉藉夫(Aladjev),”主人答应着，喜孜孜的微笑，去握他客人的手。

他全是农家风，带点拙笨的客气而且握的比通常更长久。这以外，看他弯弯的强壮的背，削下的肩头，长臂膊，阔大的手；以及长鼻准的侧脸，仿佛圣像似的，长着菲薄的下髭和剪圆的头发，正像普式珂夫(Pskov)或诺夫戈洛(Novgorod)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或者是一个木匠。他用了微带钝滞的喉音，响的极真切，但也很和气的说：

“好极，你请坐，我们喝茶，并且闲谈罢。”

绥惠略夫就了坐，他的举动又敏捷又坚定，但他的态度总还是板滞而且孤峭。他的浅黑的钢铁色的眼睛，冷冰冰的不可测度的看。即使自己十分豁达的人，第一次走到毫不相知的处所，总不免带些拘谨的新鲜，但在他却并无这痕迹。亚拉藉夫一面看，一面想，觉得这绥惠略夫对于自己，以及对于藏在他秘密的精神的深处的特种东西，决不会无端的不忠实的。

——这小子倒有趣哩，他想。

但问道，“这个，你是——怎的呢？才到的么？”

“不错——今天刚从赫勒幸福斯(Helsingfors)来的。”

“你的行李在那里呢？”

“行李我是全没有。只有……这样，一个枕头，一条被，一两本书。”

亚拉藉夫听到末后这句话，便格外注意而且高兴的看着客人。

“还有……如果我可以问……你本是什么职业呢？”

“你自然可以问……我是工人，是金属旋盘工。这一来，为的是寻点事，先前的工厂忽然关闭了。”

“那便是——无业了？”

“是的，”绥惠略夫回答说，在他声音上，带着异样的含混。

“目下所多的是无业，”亚拉藉夫关心的说，“目下在你是艰难的时候了。”

绥惠略夫漠然答道，“什么时候总艰难。”他又用了警告的声口，补足说，“不久便是那些人也要艰难，那些目下还轻松的。”

亚拉藉夫很觉新奇似的看着他。

——呀呀呀！他想，这小子也未必怎样干净。事情须得探出底细来。嘴脸也颇可疑呵。——

绥惠略夫对于主人的使了伶俐的农家式眼光，瞥到他脸上的一种特别表情，显然是已经觉得了，便低下头去看着杯子。

“……你是大学生呵。也有些甚么著作么？”他很快的说。

亚拉藉夫微微的红了脸。

“你何以这样想？就是我有著作的事？”

绥惠略夫毫不介意的微笑起来，而且这微笑，比他在故意的姿态时候，愉快得多了。

“这不难，”他解释说，“你壁上有文人的肖像，壁厨里有许多书，桌上是草稿，桌下是揉掉和撕掉的纸。人就知道了。”

亚拉藉夫也失笑，但更加注意的看住他的眼睛。

亚拉藉夫的眼色有些狡狴，然而终究脱不了农家式：可以看出他想弄狡狴来，“不错，对的……但是你，据我看来，是一位善于观察的人。”

绥惠略夫不开口。

亚拉藉夫点起一枝大的纸烟，从烟气中，非常注意的研究这生客。

绥惠略夫端端正正坐着，并且在住的回转着拇指。在他外观上，总带些十分特别的什么，使他和常见的许多相貌，显出不同。亚拉藉夫的聪明的农家眼睛，又立刻发见了这特点：是不可测的隐蔽与深藏的熟虑的一串。还有全身的岩石般的不动，与虽然很细微却很迅速的拇指回转之间的对照，他也觉察了。而且他越加留心，也就越加锐利的觉得疑惑，对于这生客的无意识的交感与本能的尊敬，早已深深的潜伏在他的精神里面了。

他装作因为烟气似的眯一眯眼，又随便似的说，但口气却带着双